

在去巫溪的高速路上,我给小春发微信:“我来巫溪了。”小春秒回,发了几个大笑脸过来,我在屏幕这边也激动得手指发抖。我没告诉友和,怕耽误他上课。

友和、小春都是我中专的同学,他们也都是巫溪人。读书时,友和性格内向,不喜说话,我也沉默少言,我们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每次都是问数学题。在60分万岁的年代,跳出农门的我们一心都在玩上,很少有人沉下心来学习,友和是例外。他常一人坐在教室角落埋头苦读,《电子线路》那些比砖头还厚的专业书,被他翻缺了角。

那时,他喜欢穿深色上衣,头发有点卷,脸上肉嘟嘟的。他的巫溪乡音总能逗笑一大帮同学,他把钱说成“情”,把吃面说成“吃命”,把什么说成“么哩”。同学们都喜欢逗他:“友和有情(钱)没?”“吃命(面)不?”他倒不生气,也跟着笑。

若不是当初向他请教过数学题,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不一定记得他,也不会有巫溪的重逢。我是到巫溪后的第二天早上见到友和的。

那天清晨,天空灰蒙蒙的,友和开了1个小时车,带着尖山中学的晨露赶到酒店。在酒店前,我们一下就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像久违的朋友一样握手、问好,直呼其名。他的手冰冷,像刚从寒冷的冬天走来一样。他的头发掉了不少,很难和那个满头青丝的男孩联系在一起。我不禁悲从中来,恨时光,恨它偷走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青春。

在酒店前,我们仨合了影,我站中间,友和站右边,小春站左边。在相机定格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努力笑着,想回到青春时的模样。友和穿黑色西装,笔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肤色黝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一说话就脸红的男孩。

友和早年丧父,母亲一手把他养大,又供他读书。山里孩子懂事早,他深知母亲不易,发誓要让她过上好日子。很多同学都沉迷在游戏厅、台球室,而友和最常去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毕业后,当多数同学去北上广进了IT行业,并且风生水起时,他放弃了专业,选择回到家乡做了一名物理老师。

回乡给祖母上坟,不知名的荒草又淹没了返乡路径。这些年来,村庄比我预想中衰老得更快,除了新生的坟冢,连燕雀也不愿在此过多停留。我看着那一抔熟悉又陌生的黄土,不由得想起幼时祖母为我做的那一碗猪油拌饭。

做好一碗猪油拌饭的前提,是熬一锅好猪油。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会杀年猪,祖母对自己用青草、麦麸、红薯喂养出来的土猪,总是充满信心。猪身上可炼油的部位虽多,祖母却只选前槽与脊背处的肥膘肉——这里的肥肉最为厚实,纤维最细,熬出来的油既能长久储存,又无半点腥膻。用快刀将肥膘剔净筋膜,切成指甲盖大小的肉块备用,刚切好的肉块带着温软的肉香,像一块块浸了暖意的软玉,有着人世间一切令人心安的味道。

熬猪油也有许多技巧,可加水熬,也可加油熬。祖母向来加水,她说这是她的母亲从小传授给她的,水不仅能锁住肉香,还不影响猪油的色泽和味道。

将切好的肉块置于锅中,清水稍稍没过肥肉即可——多了会延长熬制时间,还会稀释肉香。这时候的我总抢着给祖母烧柴火,不仅是因为土灶旁的温度足以驱散腊月的严寒,更因为能和祖母待在一起听她讲过去的故事。

土灶的柴火要烧得不猛不弱,先用中火煮至水干,再转小火慢熬。水汽在融化的油脂层下滋滋冒泡,最终冲破油层,裹挟着肉香冲出。雪白的肥猪肉也在悦耳的咕咕声中渐渐染上浅黄,再慢慢镀上金黄。我总扒着灶台边缘,盯着



老同学

□梁晓丽

在他的朋友圈,我看见过他和母亲的合影,他母亲穿着红色长袄,漠然地看着前方。前方有一排青瓦房,屋顶上的石头烟囱里冒着青烟;身后是悬崖,比人还高的丝茅草随风摇曳,肆无忌惮。他配文:“母亲在哪,家就在哪。”就这样一张照片曾感动过很多在外打拼的人。很多同学客居他乡,家只能在梦里,在长长的路途里。他们对父母亲是愧疚的,尽管逢年过节会寄一些钱物回家。友和守在母亲身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既可以尽孝,又能养家,多好。

至今,友和已从教20多年。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得知我到巫溪后,他刚好有半天假,非要赶来与我们小聚,无论怎么劝都没用。

当天,我们要去巫溪兰英大峡谷看红叶,小春和友和也去。友和开着车,跟在我们采风团的车后。我感觉很不好意思,把他们凉在一边。他们却说你们玩你们的,他们玩他们的。就这样在令人震撼的兰英大峡谷,红军当年穿越过的大峡谷,我们同路但并没同行。有点小遗憾,而他们却并没怨言。

中午吃饭时,我们仨终于在农家乐坐了下来,我左一眼,右一眼,目光一直在他们身上搜寻,想趁此多看看他们,或许这一别又会是好多年,或许就是一生。友和要开车,不能喝酒,我们每人一瓶王老吉。友和端着杯,耳边滋生了不少白发,日子的辛劳很明显写在上面。小春满头青丝,脸上皱纹少见,相比友和要好得多。我们一次次举杯祝福,似乎要把过去的日子,以及现在和未来,都溶进饮料里,喝到肚子

一碗猪油拌饭

□李锦城

脚问:“祖母,熬好了吗?可以吃了吗?”她便轻轻放下锅铲,用衣袖擦擦额头的汗和手,笑着摸我的头:“不要着急,等它慢慢熬,就像孙孙要慢慢长大一样。”透过升腾的白雾,祖母苍老的面庞似乎也散发着金色的光泽。

等到锅中“咕咕”声变轻,就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必须用锅铲勤翻,让每块肥肉都均匀受热出油,渐渐地,肥肉与铁锅的碰撞就演变成了金铁交鸣之音,这是水分已全部蒸发的信号。当然还可以继续熬下去,贪心地将最后一点油熬炼出来。不过,这时候的油渣却正处于风味最佳的时刻,再多熬一分就将褪去那份油润,只剩干脆。

祖母知晓我最馋这一口,赶忙用漏勺将油渣全部捞出。还不等冷却,我就伸手抓过几块塞进嘴里——滚烫的油脂在舌尖爆开,浓烈肉香瞬间灌满口腔,烫得我直跺脚,却舍不得吐出来,来不及细细品味就囫圇吞下。祖母连忙跑过来,捏开我的嘴查看:“贪吃虫,都是你的,着什么急!烫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

放置片刻后,表面微焦的溏心猪油渣才恰到好处。祖母抓一把让我坐在灶台旁的木凳上慢慢吃,自己则忙着处理熬好的猪油。我一个接一个往嘴里放,淡淡的咸盐味儿混着油脂的芳香,是童年最难忘的味道。只是不能多吃,倒不是不好消化,而是油脂沁入肺腑,总催人不停喝水,最后满肚子的油和水撑得难受。

祖母小心地将熬好的猪油盛到瓦罐放凉,静待时间完成最后的蜕变。一觉醒来,猪油已凝成白白净净的

里,让它们停留在生命里更久一点。只可惜日子终是匆匆,时间从不停歇。

吃完饭,我们在农家乐前走走停停,想把时光踩碎,尽收脚下。午时的阳光从云端跳了出来,在我们身上撒娇。友和站在香樟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打在他的头上,金灿灿的。满树的绿将他包裹,他长久地仰望天空,像在思考,又像在发呆。恍然,我好像看见那个坐在桌前埋头苦学的男孩。

半天时间一晃而过,离别的气息悄悄从四面八方赶来,将我们围绕。我们终究都敌不过时间,终究要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再见不知在何时。如果所有的遇见都没有离别,那该多好。可惜,生命本是一场旅程,途中会相遇、会离去,我们无法掌控,只能学会说再见,重逢才会有佳期。

是呀,兰英大峡谷的红叶还没有漫山红遍,红军走过的路,我们还没走过;那峡谷间震撼万千人的挂壁公路也还没看见。那就待到红叶漫山红遍时,带着全班同学一起来,让兰英红叶装满全班同学的心房。

重逢是约定,是偶遇,也是缘分的继续。分别时,我们常说再见、保重,其实,藏着期待,期待重逢,期待再见的各种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玉膏,光洁的表面泛着莹润的纹路。祖母也早蒸好了一锅香甜软糯的米饭,我连忙盛了满满一碗,等着她为这碗米饭注入灵魂——猪油。祖母用汤匙挖一勺猪油,趁着热乎劲搅拌进饭里,再浇上少许酱油,洒一把切碎的野葱,用筷子细细拌匀。猪油在祖母的搅拌中逐渐融化,均匀裹住每一粒米饭,油花在碗中悄悄绽开,香味便彻底漫了出来。

我实在等不及,一个劲催促祖母。她显然比我更有耐心,用饭勺舀起一勺送进我口中——猪油的醇香、米饭的甘甜、野葱的清香、酱油的咸香,在舌尖完美交融,我兴奋得手舞足蹈。那一刻的幸福与满足,难以用言语形容。祖母就在旁边笑眼盈盈地看着我,仿佛我的开心,她都能尽数感知。

这么多年,那一口猪油拌饭的香味一直萦绕心头。无数个午夜梦回,我好像都看见了祖母端着青花大碗,一边喂我,一边柔声说“慢点吃”的样子。

祖母已去世多年。我学着她的样子熬油、蒸饭、拌酱油、撒野葱,每一步都复刻当年的流程。做好后舀一勺放进嘴里,猪油的香、米饭的甜,都蒙上一层厚厚的雾霭,再也找不回当年“直跺脚的兴奋”。

每年回家给祖母上坟,看到那方矮矮的土堆,眼前总会浮现幼时与她相处的种种画面。那么怕冷怕黑的祖母,而今一个人躺在黄土下,她会不会觉得冷,会不会觉得孤独,会不会埋怨我一年到头只来看她一次?

老宅早就拆了,地里的荒草长到了半人高。来之前准备了一肚子话要同祖母讲,可真站在这方土堆前,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是蹲下身,一根一根拔着坟头的草,一捧一捧添着新土,泪水不知何时顺着脸颊淌进了泥土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渠县三题

□陈利民

谒汉阙碑

历经千年风雨,仍然屹立
一块厚重的石头,沉默不语
先祖遗留的家产是一亩亩稻田
养育一代又一代故土人
一条青石板路叙述着古老的脚步
从昔到今,从晨到夕,一闪而过
眼前耸立的汉阙碑,蒸发了许多
欢欢喜喜和悲悲切切
我捡拾博物馆外的一片落叶
阅读秋天的收获
我和秋天会记住这里

渠江水

水波不惊,带有三分羞涩
夕阳有些恍惚
一只姣好的水鸟,醉在一首婉约词里
我在词里寻找一种表情
一种鱼儿惊艳的表情
一些宋代文字铺天盖地
漫延着今日的渠江之水
反反复复,不同寻常
我豪饮渠江的水,如同美酒
晚风拂面,我扶着一墙壁画,脚步不稳
这渠江的水呀,也醉人

文峰书院

文峰书院幽静,找不到鸟的声音
我抬头仰望悠悠白云
是古人赠予的一首迎客诗
让我的灵感再次复活
一棵小叶榕树遮天蔽日
保存了唐诗宋词的影子
我在文峰书院大堂
双膝跪下,双手合十举在头顶
拜谒读书的圣人
返程之时,在我脑海里
那些琅琅读书,那些平平仄仄
在空中,久久挥之不去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会员)

秋天的落叶(外一首)

□傅发明

站在树巅
她一直聆听着
大地的呼唤

她知道
要读懂秋的深意
必须匍匐在地

一味高高在上
又怎能嗅到
泥土的芳香
迎来春日盛装

秋蝉

名噪了整个夏季
你不再歇斯底里

低回的蝉鸣
褪去了穿云锐气
断续的残声
恰似松涛在叹息

也许,你是想
好好做个秋梦吧
期待来年,引爆
——夏日舞台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

